

道教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

皇家等级的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重见天日

陈艳伟 文/图

经过半年多的考古发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道教祖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近日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自汉魏道教在龙虎山地区兴起,道教传播不断壮大。唐武宗赐额“真仙观”,北宋徽宗敕改“上清观”,元武宗加名为“大上清正——万寿宫”,大上清宫由此得名。大上清宫历经元、明、清,规模不断扩大,屡经兴废。至康熙赐御书“大上清宫”匾额时,建筑规模达两宫十二殿二十四别院,成为天下道教正一教的祖庭,在道教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此次考古发掘的遗址即为北宋以来,历代重修、扩建的大上清宫遗址的一部分。

清代写实画作《龙虎山鸟瞰图》可印证

2014年6月,龙虎山大上清宫二期工程施工中发现大片建筑遗迹,江西省考古所获悉后,立即与鹰潭市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展开了发掘。经考古发掘,确定该遗迹为大上清宫遗址。

该遗址位于上清镇东陲,距嗣汉天师府约1公里。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目前发掘位置为遗址的玉皇殿区域,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现已在遗址东部布探方25个,揭露面积2500平方米。“从目前发掘情况看,已发现的宫观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三官殿、二处碑厅,周廊、厢房等。”徐长青介绍,遗址出土了大量宋、元、明、清时期的陶瓷器碎片及各类建筑构件,其中不少是十分精致的琉璃瓦。“出土遗址建制与文献记载大体吻合,特别是与清代画家关槐的大上清宫写实作品《龙虎山鸟瞰图》能相互对应。”他说。

南方地区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等级宫观建筑遗址

“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南方地区迄今所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等级的宫观建筑遗址。”对于这一定论,徐长青详解其中之妙,“考古遗迹揭示的以龙虎门——玉皇殿为中轴线的建筑群基址,有点类似于‘紫禁城’。”龙虎门遗址位于枰星门北,长约29米,目前主要揭露东边部分,南北宽约6.6米,基址约高出地面1.5米。“1号碑厅



龙虎门之南东侧碑亭遗址遗留的北墙基址

位于龙虎门南侧,仅发掘出北部墙基,墙基外用青砖铺成一周,墙基长约5.2米、高0.2米,中部用一长约3米的雕饰祥云纹的青石平砌而成,青砖外全用鹅卵石铺成路面,距厢房墙基1.8米。”徐长青说,据文献记载,此碑厅建于明正德年间,亭四向,十字脊,顶置宝瓶,碑勒明时修宫敕諭。

“东侧厢房及配殿,在龙虎门东侧由一排厢房及配殿组成,目前清理出配殿两处,两配殿之间由厢房相连。”徐长青说,1号配殿长13.8米、宽10.3米、墙厚0.6米。2号配殿长12.8米、宽10.2米,保存相对较完整。两配殿之间由厢房相连,厢房长23.2米、宽约7.3米,共6间,中间四间每间宽约3.4米,两头两间宽约3米。厢房东墙外为排水沟,鹅卵石铺垫,

成半弧形,宽约1.4米、深0.3米。

“2号碑厅仅残存北墙,长约8.2米、宽0.55米、高0.55米。”据徐长青介绍,东墙依墙底所铺青砖可以测知9.6米,此碑厅处出土有大量的石构件及黄琉璃瓦,位置位于玉皇殿东南向,与文献记载相吻合,龙虎山志“玉皇殿东南为新建碑厅,覆黄琉璃瓦,雕石为基,四面锁窗,澡井金饰,内供世宗宪皇帝御制碑文”,故确定此碑厅为清雍正年所建,为供奉世宗皇帝碑文的碑厅。

徐长青说,三官殿是玉皇殿的配殿。明正德时为元坛殿,殿三间,东西向。现殿址南向三开间,是目前出土遗址中保存最好的建筑基址,官殿内东西长10.5米,南北宽7.4米。“玉皇殿是明正德时修建的,当时为廖阳殿。”他说,现仅剩北墙



精美瓷碗



屋脊兽



碧琉璃龙纹滴水

的局部基址,清理出北墙残存墙体18.8米、墙厚0.9米,墙体高约0.95米,墙内可见4个柱础。距北墙0.8米往南保存有两个供奉神像的台基。西合基西侧可见一柱础,东西合基之间有一较大柱础,该柱础东西长约0.8米、南北宽约0.75米、直径0.63米。

宗教考古的重大突破

在考古发掘现场,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专家组专家信立祥对此次考古挖掘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宗教考古一直不够重视,特别是对道教考古。而实际上道教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把规模如此之大、具有皇家等级的天师道祖庭发掘出来,是我国道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专家组其他成员也对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进行了认定。他们认为,此次考古发掘是我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道教遗址发掘。

考古发掘揭示的大上清宫遗址地层关系清晰,时代序列较完整,出土文物反映了宫观从宋到元明清各时期不间断延续活动的过程,与文献记载大上清宫自宋代即在此发展、并为永固之址相符。同时,考古遗迹揭示的以龙虎门——玉皇殿为中轴线的建筑群基址,与清代写实画家关槐的《龙虎山鸟瞰图》以及娄垣垣《大上清宫全图》所绘吻合,说明明确考古遗迹就是大上清宫明代遗存,是北宋以后龙虎山道教祖庭的主体。此外,现存的建筑遗迹体现了明代完整的宫观建筑布局,是我国南方地区迄今所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等级宫观建筑遗址,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宫观建筑实例,为我国古代宫观建筑規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北京十字寺遗址保护面临困境

李 雪

“十字寺建于晋代。原是佛寺,唐代改为景教寺院,早期名称为崇圣院,辽代改为佛寺……”从北京市中心驱车赶到京郊房山区过周末的王益民爬山下来,注意到了三盆山脚下竖起的一座介绍十字寺的木牌坊。可面对院墙内荒废的小院、寥寥可数的几块碑刻,他实在无法将这里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系起来。王先生的不解让一旁溜弯的村民看不下去了,“我们车厂村不仅有山有水,还有两宝——金陵和十字寺,珍贵着呢!”一位村民干脆当起义务讲解员,把十字寺给驻足的游客讲了一遍。

是什么样的历史价值,让深藏远郊山林中的文物享受着国保单位的待遇?它的现状如何,以何种方式向人们诉说着古老的历史呢?

全国唯一一处石刻、地基和古树并存的景教寺院遗址

虽然腿脚不如前几年利索,但78岁的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原副局长苏宝敦每年都会到十字寺看看。这个从他在任时就一直关注的寺院遗址,留给文物专家们拿来研究的物证可谓屈指可数。“这更证明了它的价值。”苏宝敦说,“国内发现的关于景教的碑文石刻还是比较多的,但十字寺是目前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处石刻、地基和古树并存的景教寺院遗址。”

说到景教,有人比较陌生。从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中得知,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但不是基督教的正统教派,而是其中一支,即聂斯托利派。景教于唐太宗时期传入中国,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在全国多地建有十字寺。房山十字寺虽然整个遗址殿宇已毁坏,但五间坐北朝南的寺院地基经过2012年北京的一场大雨冲刷后更加清晰:一棵百年古银杏树枝繁叶茂,需要4人才可抱拢;寺院内有汉白玉石碑两通,一为辽碑,碑正面上方横书“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一为元惠帝二十三年所立“大元勒赐十字寺碑记”,记载了两次重修十字寺的来龙去脉。还有一座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十字寺遗址

碑》,是前几年从西安复制过来的。随着元朝灭亡,景教在中国也逐渐消亡。散落在各地的景教遗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毁坏或不知去向,也正因如此,景教在中国的遗物也变得越来越珍贵。2001年,由国务院认定,十字寺直接由区级文保单位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2005年当地政府出资修建了上山的一条马路,来这里寻古问今的人就多了。为了方便游客观赏,两块在悠久的历史中断为多截的石碑经文物部门修复又粘在了一起,立在碑座上。元碑碑额顶端圆球内明显的“十字”标记和石雕云龙让不少人为之赞叹。

资金和监管成难题 保护力不从心

在上下山的人群中,不少游客发现十字寺周边总是有当地村民看似悠闲地来回踱步,他们就是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委托的专职文物协管员,负责十字寺、金陵两处文物遗址的安全,保障游客文明参观。“连金陵算上,一共5位专职协管员,区里每年都进行培

训,每人每月发放600元补贴。协管员定时定点巡视,坚持10多年了,基本上杜绝了文物丢失、破坏的情况。”车厂村一位村干部介绍,“但是,依据现有的经济条件,要做到24小时的管护,仅靠每人每月600元的工资,协管员的工作很难坚持下来。”

仅靠文物协管员代为管理,十字寺和金陵遗址是房山区的特例。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同,十字寺一直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目前不得不由房山区文化委员会代行监管职责。所以笔者走访了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寻求答案。“主要是十字寺的编制不好要,只能由我们委托村里的协管员看护。”房山区文化委员会文物科科长陈亚洲无奈地表示。

据悉,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意味着有资格申请保护经费,但并不确保一定能申请到。国家会根据项目的重要性,以及地方的具体能力来分配经费。陈亚洲介绍,因十字寺一直没有直接的管理单位,加之遗址的项目规划还在编制中,所以在申请

国家资金上并不占优势,所申请到的资金也只够基本的保护费用。比如,2012年因大雨对十字寺的地基和围墙造成了一定的损坏,国家文物局曾下拨了部分资金对十字寺进行抢险保护,遗址两侧修建了排水沟,并安装了监控设施。目前,资金匮乏依然是十字寺保护的最大瓶颈之一。其实,2014年,房山区每年在文物保护上投入的市级和区级经费接近两亿元,在北京16个区县中,比例已有所倾斜,但仍显捉襟见肘。

形成遗址公园的构想

因村子周边自然风光优美,加之十字寺国保单位的光环,车厂村曾经有不少的开发机会。一位村干部透露,几年前,曾有一家公司向村里提出打造九龙山大峡谷风景区的合作意向,以金陵为核心,以燕幽古国、北宋文化、金朝历史为主要脉络,打造京郊的特色旅游风景区,这样村民靠山吃山,对就业和经济发展都有好处,但考虑到两处遗址的开发需层层审批,所以计划一直被搁浅。为了改善经济条件,有的村民已经有了经营的意识,如利用游客周末爬山的机会,在村里开办农家乐,但据说效益并不尽如人意。

十字寺是原址保护还是继续开发,文物界历来有争议。苏宝敦是主张开发的一派,他说:“包括金陵在内,不少文物都散落在田间地头,如果能建成类似的遗址公园,起码有一个管理单位介入,对文物能实现更好的保护。”据悉,早在2011年底,房山区文化委员会就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金陵遗址保护规划》、《十字寺遗址保护规划》及《金陵、十字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以期协调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如果文物保护单位只剩遗址了,就原地保护,不再复建。目前十字寺地下的考古勘测工作还没有展开,进一步的发掘展示工作需要等技术、管理等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继续完成。所以打造金陵十字寺遗址公园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陈亚洲表示。

隋炀帝墓保护修复方案获批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文物局已对扬州隋炀帝墓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修复方案作出批复,原则同意该方案。今年9月底前,隋炀帝墓遗址公园绿化景观一期工程将建成,并对市民开放。

考古人员在隋炀帝墓和萧后墓中,共清理出墓志、玉器、铜器等珍贵文物400余件(套)。其中,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玉璋等佐证了墓主人身份,为研究隋末唐初墓葬制度的变化提供了翔实资料。

据扬州市文物部门负责人介绍,该市已邀请专业人员对冠饰、漆棺等珍贵文物开展实验室考古和科技修复。同时,委托南京博物院编制出土文物保护方案,科学实施隋炀帝墓本体保护。今年4月17日,国家文物局对扬州隋炀帝墓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修复方案作出批复,原则同意申报的方案,并请江苏省文物局组织相关单位做好保护修复工作。

据了解,扬州市今年还将全力推进隋炀帝墓遗址公园建设,加快实施遗址公园景观绿化和环境整治工程,9月底前建成绿化景观一期工程并对市民开放。(杨文)

湘鄂渝黔将建武陵山片区考古协作联盟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在湖南永顺县召开的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湘、鄂、渝、黔四省市的文物部门通过了《武陵山片区文化遗产永顺共识》,其中四省市将建立武陵山片区考古和文物保护区域协作联盟。

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介绍,武陵山片区在历史和民族文化方面既具有多样性也具有统一性,尤其是在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传承、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一性,然而受行政区划所限,尚未形成统一的联动机制,致使文物工作较为零碎。

根据共识,湘、鄂、渝、黔四省市文物部门将建立区域协作联盟,统筹规划整个武陵山片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包括制定武陵山片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建立基于武陵山片区文物保护的云计算和大数据信息中心,以及建立武陵山片区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和开放性工作平台,吸纳多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团队,同时倡议将武陵山片区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

湖北省文物局文保处副处长陈飞说,在中国土司遗产申遗过程中,湘、鄂、黔三省已经在组织结构构建和申遗文本编制上取得了合作基础,应借助这个合作机遇编制武陵山片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促进武陵山片区省市的考古和文物保护进一步合作。(李丹)

重庆城口发现大型明代砖券墓葬

本报讯 近日,重庆城口县在修养镇村级公路修建过程中,意外发现一处“一穴六室”的明代古墓葬。该规模的明代墓葬群在重庆境内尚属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据悉,墓群位于城口县修养镇枇杷村5组一名叫“老鸹池”的地方,今年2月份就已被村民发现。但由于忌讳,村民又用泥土把洞口盖上了。直到4月初,考古人员才开始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葬群面向正西方,6个墓室呈“一”字并排,全部为灰砂砖结构,建有通畅的排水通道,占地约20平方米。出土的器物包括魂瓶、铜簪、花纹砖、青瓷盘碎片等。其中一块保存完好的花纹砖上有太阳和祥云图案,颇为精美,十分少见。

“根据墓葬的方式、规模、造型及陪葬器物,我们初步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明代砖券墓葬。”重庆市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上官林全介绍,这规模规模的明代墓葬群,在重庆境内属首次发现,全国各地也不多见。这表明,墓主很可能来自当时非常富庶且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家族。

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各墓室主人身份、亲缘关系及所处大致年代进行推断。(王伟)

板厂峪明长城修复揭开古人千斤基石入位之谜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河北秦皇岛市板厂峪景区通过板厂峪长城修复工作,了解到古人修建长城使用的技术,揭开古人千斤基石入位之谜。

板厂峪景区董事长许国华说,板厂峪长城在崇山峻岭中修建,许多基石重达千斤,在这次修复工作开展前,缺乏起重设备的古人究竟是如何将这些巨石码放入位一直是个谜。

“有人认为是羊驮上去的,但后来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羊背上这些东西根本走不了。”许国华说,通过修复工作,我们发现,原本很重的基石,古人将其切割,减轻每一块的重量,然后通过人力依次传递上山,并在传递一定数量的巨石后传递水和灰,到达山顶后再重砌基石。“这样传递基石,不用修路,也不用砍树,从山脚到山顶只需要1000人左右就可以传上去,这就揭开了古人千斤基石入位之谜。”

由于不同时期的建筑技术有很大区别,许国华说:“我们基本能确定,这段长城历史上至少被修复过两次。”

据了解,板厂峪长城是秦皇岛境内明长城中最精华的地段之一,为明代石门路辖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郭雅娟)